

書叢小地史

史國俄

著基斯邁
譯心炳張

一四

行發館書印務商

D. S. Mirsky
張炳心譯著

小史
叢書地
俄國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92053.1)

徐

史地俄國史A History of Russia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D. S. Mirsky
譯述者 張炳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發行人 王炳心
印刷所 上海雲河南路五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五
及各埠書館

目 錄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基輔王國	六
第三章 基輔王國的衰亡和殘跡	一四
第四章 蒙古族與莫斯科維的建立	一九
第五章 莫斯科維的君主政治	二九
第六章 外人治下的白俄羅斯與烏克蘭	四一
第七章 俄羅斯的西歐化	四七
第八章 當權的新貴	五七
第九章 俄羅斯與歐洲	六五

第十章 變革時代

七九

第十一章 結論

九九

俄國史

第一章 緒言

俄羅斯(Russia)是這個國家的習知的名詞，在一九一一年後，它的官名已改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The 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由它過去和現在的一切變化看，卻構成一個地理上的單位。其本身就可視作一個「大陸」(Continent)，所以該國地理學家給它一個名詞叫歐羅西亞(Eurasia)。它約略包括兩個地帶：南部爲一大草原，由多瑙河(Danube)伸展到中國的邊界；北部爲一大森林地，由太平洋(The Pacific)伸展到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s)和波羅的海(Baltic)。此外，東南方面則爲低下稍起伏而連綿的平原。烏拉山脈(Ural Mts.)把它截分爲二，是一種孤絕的峯巒地帶，與其說是一個地理上的分界，不如說是一

個地質上的界標更爲適當。

無邊際的草原，是這地域單純、無自然屏障、及遠方互相吸引的表徵。從洪荒時代，這地域已由各種遊牧民族居住了，各族漸次自由混合，而且建立帝國不止一次，曾擴張其勢力由多瑙河到黃河流域。那最後而最大的蒙古帝國(Mongol Empire)曾奄有歐羅西亞大草原的全部。那幽閉難入的森林地，則無草原原始的自然的凝聚力(Cohesion)，所以其出現於歷史以前，占了一長時代。直到第九世紀，森林地纔開始成爲文化和政治的核心。其一就是俄羅斯人的基輔王國(Rus-sian Kingdom of Kiev)，它的政治偉業是暫時的；但是追跡其政治和文化傳習的俄羅斯人的第二帝國，接着在蒙古人勢力之下建立起來，時在十四世紀中，後來實際又成了蒙古人的帝國，於是它的運命終絕了。

雖然俄羅斯曾達到和歐羅西亞之名同其廣大，但它的歷史只是歐羅西亞歷史的一部份。其主要的原始根據地爲塞蘇拉連俄羅斯(Cisuralian Russia)的大平原，在歐羅西亞的極西部，因與歐西世界較接近之故，所以比較著名。塞蘇拉連平原自有史以來，即同時受東歐羅西亞和西

方的影響，這是很顯然的。在西元前三千年和二千年，我們在它的西南角發見一種「的黎波里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ripolie)，顯然與希臘的「邁錫尼文化」(Mycenean Civilization)是有關的。在希臘和波斯的古典時代，南俄羅斯草原已為一種遊牧民族塞種人(Scythians)(大月氏人)佔據了，他們的牧場由多瑙河擴展到土耳其斯坦(Turkestan)。他們是波斯人的近族，一部份住在黑海(Black Sea)附近的，則歸於希臘勢力之下。他們輸出穀物到雅典去，進口則代以雅典油(Attic oil)和陶器。地中海文化在克里米亞(Crimea)獲得一種穩固的根基，直至中世紀末，仍保持着希臘的文化。在第三世紀，中歐的勢力來到了最前鋒，當時哥德人(Goths)已建立一個有力的王國，其中心在俄羅斯的西南部。但在第四世紀，它便被匈奴人(Huns)所滅，接着匈奴人又被亞佛人(Avars)所滅，亞佛人又被其他民族相繼滅亡，他們的名稱雖異，但是文化卻是共同的。其中有一族叫做哈薩(Kazars)的，比較他族喜安定而好商業，在第八、第九兩世紀，他們的王國及窩瓦河下游(Lower Volga)頓河下游(Lower Don)諸城，是極大的國際貿易中心。

這一切民族在這草原上活動和繁育。他們後面的森林，仍爲東西開化民族所不知。到第五世紀時，森林的大部份爲芬蘭人(Finns)及其同種諸族所佔據；波羅的海岸爲里沙尼亞人(Lithuanians，即立陶宛人)所佔據；現在的白俄羅斯 (White Russia)、波蘭(Poland)及伏里尼亞(Volynia)則爲斯拉夫人(Slavs)所佔據。斯拉夫人在人種及文化上，都是與中歐民族尤其日耳曼民族(Germans)有關的，不過發達遲得多。照語言學的證明，在經濟上、學術上、政治上，他們都受哥德人極大的影響。有些字如「麵包」(Bread)、「犁」(Plough)、「房屋」(house)、「城市」(Town)、「王」(King)等，都借自哥德人的。在六世紀中，斯拉夫人開始向西南兩方擴張。羅馬史家普洛科匹阿(Procopius)在六世紀後半葉，曾記載斯拉夫人當時居在俄羅斯平原的西南，並向黑海方面擴張。約同時或稍遲，他們又開始向東北兩方推展到芬蘭人的境地。在九世紀中，我們已發見他們在現今彼得堡(Petersburg)南幾百哩地位的諾弗哥羅(Novgorod)地方，向東三百哩的白湖(White Lake)上，窩瓦河上游及鄂加河(The Oka)間之地及頓河上中游一帶，都已建設起來。他們文化很低，雖已知耕作，但採集和佃獵卻是他們的主要生活方法。他

們分爲幾族，缺乏政治的團結，祇是一些領土的稱號。在第九世紀從亞得里亞海 (The Adriatic) 到諾弗哥羅，從易北河 (The Elbe) 到頓河的一切斯拉夫人都說一種同樣的語言，祇稍有不重要的變化罷了。除語言外，論他們共同的世系是卑微無足道的，實際上他們的世系如何，已淹没無聞了。幾個斯拉夫族是在他們分立後歷史所造成的就是語言的外表統一，斯拉夫民族甚至還不如英吉利和日耳曼來得普通，遑論真正堅固的統一，如西南歐拉丁民族 (Latin Nations) 的世系了。

第一章 基輔王國

塞蘇拉連俄羅斯森林帶，在第九世紀已經開始開發。大商路交集於此，而且政治及商業生活聚集於都市中心。這些都市的主要的，是基輔（Kiev）和布加（Bulgar），分據地尼伯河（Dnieper）及窩瓦河上，它們發展到後來，森林始成了公開的園地。布加是一個芬瑞友克蘭族人（Finno-Ugrian）的城市，和它有往來的是沿窩瓦河而下到裏海（The Caspian）一帶。裏海位於教主領地（The Lands of the Khalifate）的邊境上，早已成爲回教國（Islam）極北的前哨了。基輔位於斯拉夫人的地帶，常與黑海及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相往來。沿地尼伯河而上，水道通另一商業中心諾弗哥羅，位於弗爾喀霍夫河（Volkhov）上，由此又開着一通波羅的海的便道。環着基輔的地域，稱做俄羅斯（Russia, Rus'），是表示基輔人勢力擴展的一個名詞，且擴展到一切東斯拉夫人在內。

這些城市都由商人所治理，坦他們是無所不作，決不是和平的貿易家；在我們記憶中，他們最近似的例，就是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商人在十九世紀曾因求找象牙和奴隸，開闢了非洲；在俄羅斯，則皮毛代替象牙的地位，但人生日用之物卻是主要的商品，而且商人每年侵入各河，到森林內地，擄掠奴隸運往君士坦丁堡者很多。基輔的大部份商人是北歐人（Norsemen），但本地的斯拉夫人，常和他們往來作有利的買賣。在九世紀中，葉基輔已組成王國，有屬於北歐的國王（King，Knyaz’古斯拉夫文作Kunenzi，北歐文作Konung）。在諾弗哥羅也有一個同樣的王國興起，以斯坎的那維亞人（Scandinavian）爲王。約在西元八八〇年時，諾弗哥羅王奧里格（Oleg）驅逐了基輔國王，建設一個王朝，他的子孫在七百年後便成爲俄羅斯的脫沙（Tsar or Czar）。基輔的俄羅斯人是有宏大海軍勢力和極大軍事野心的；他們幾次圍攻君士坦丁堡，幾被攻下。奧里格的一位繼承者斯維亞都斯拉夫（Svyatoslav, 945-972），他的侵略和冒險是特別著名的。他由陸地征服布加里亞（Bulgaria），並威脅君士坦丁堡，但最後卻爲希臘所敗。他又毀滅了哈薩人的王國；他們安定的都市社會，二百年來已成爲防東歐羅西亞遊牧民族的有力屏障。

在斯維亞都斯拉夫的兒子佛拉德米爾 (Vladimir, 980—1015) 統治下，做了一件有關命運的事，就是把基督教 (Christianity) 引入了（九八八年）。基督教要誇張自身變化的重要，或誇張新教來自新羅馬而非來自舊羅馬，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斯拉夫人不像色勒特人 (Celts) 拉丁人 (Latins) 或日耳曼人 (Germans) 一樣，他是沒有「異教傳習」 (Pagan tradition) 的說法的，所以文化和基督教在中世俄羅斯較在中世歐洲更為密切不分。俄羅斯從希臘接受正教 (Orthodoxy) 的信仰，較之西歐接受的信仰，獲得一種更純正更歸於本原的基督教形式；但教會的分立（確實分立尚在幾十年後），卻提高了俄羅斯與西歐拉丁間數百年來造成的障礙。對於這個贊否的問題，爲俄羅斯學者幾代來主要的區分線。這種顯著的事實是無可避免的。俄羅斯從希臘接受基督教，不過是基督教和君士坦丁堡經濟關係的一種文化表現。許多道路從基督教到新羅馬，因爲它是一個較西歐任何地方吸引力強大的中心。至於俄羅斯的貼西鄰波蘭人，從一種低下的野蠻狀態呈現出來，較俄羅斯更爲遲緩；里沙尼亞人則仍保持着未開化狀態直到四百年以後。

教會勢力立刻開始自張其羽毛起來，不過起初祇在幾個中心地方。大都市的王族和貴族，都歸於基督教，也有些歸於東羅馬化 (Byzantinezation)。但是東羅馬化是有事實上的限制的，因為希臘語並沒有和希臘信仰同時傳入。而且東方教會常利於翻譯聖經與祈禱文為各國方言，所以俄羅斯人便沒有感覺習希臘文的必要，對於東羅馬文化 (Byzantine Culture) 的現實方面仍舊沒有認識。

基輔人政治勢力的黃金時代，表現於佛拉德米爾和他的兒子耶羅斯拉夫 (Yaroslav, 1019—1054) 朝。而耶羅斯拉夫朝又表現了東羅馬文化勢力的最高點。基輔在當時差不多為君士坦丁堡的一個競爭者。耶羅斯拉夫所建立的蘇斐亞教堂 (Cathedral of St. Sophia) 為東羅馬中世建築最大紀念物之一。在經濟上，基輔是靠與希臘貿易的，所以要靠地尼伯河下游的水道交通維持不絕。在斯維亞土斯拉夫毀滅哈薩王國 (Khazar State) 之後，開通了黑海平原到土耳其族的巴齊那克人 (Patsinaks) 地方，於是這條水道的交通陷於險境。佛拉德米爾朝，便在和他們不絕的戰爭中過去了。結局巴齊那克人雖被逐，從東方卻又有一種新的土耳其族欽察人 (The

Cuman or Kipchaks，俄人稱作 Polovtsi)來到此處。他們在一〇六八年使聯合的諸俄王遭受了一次慘敗，這一年可以視作俄人和希臘經濟關係最後斷絕的表記。俄人不但失去地尼伯河下游的控制權，而且難於防止欽察人侵入森林帶的殖民地。基輔的衰落已經慢慢開始了。

在佛拉德米爾和耶羅斯拉夫統治之下，基輔人的權力向西擴至喀爾巴阡山，差不多到維杜拉河(Vistula)；北至尼瓦河(Neva)，東北至窩瓦河上游及頓河中游；同時外拓殖民地達姆塔拉丁(Thmutarakan)於北高加索岸。基輔王得其諸王子之助以統治這個帝國；當國王死時，諸王子承繼他，各依其年齒聲望獲得一城一區，而長兄則成爲基輔大王。起初，兄弟們常彼此相逐，自立爲大王，佛拉德米爾和耶羅斯拉夫就是如此。但耶羅斯拉夫死後，王位繼承便被認爲屬於全王族，每個佛拉德米爾的子孫都有做王的資格，各有王國分給他。如朝代的更迭繁速一樣，這個帝國不久便分裂爲無數的獨立王國。起初，諸王是很不定的，每當一個年長的王去世時，一切年幼的王便企圖升高一己的地位。但後來，王朝有些支派與其一定的區域成了不可分離之勢，對於基輔王位的繼承興趣漸少，對於他們遺產的發達興趣更多。這種趨勢因基輔經濟重要的衰落而加甚；基輔

在十二世紀已不成俄羅斯商業的中心了。

因獨立王的增多，便須使歲入同時增加，而歲入的增加，祇能使用強烈的經濟政策可以得到。狩獵皮毛和採集蜜蠟之事，在農業興起前已開始衰退。諸王及其臣僚和商人等，企圖得固定勞工（Unfree labour）之助以發達他們的財產，因此便終止輸出奴隸。由於這種強烈的政策，雖然諸王間差不多恒久相爭而且停止大規模的輸出貿易，而後基輔人的時期卻仍是一個增加繁榮的時期。

基輔社會完全是貴族的。當十二世紀中葉時，祇是王族已如此衆多，本身已完全形成一個社會階級。每個王有一羣武士保衛着，他們較重要的稱爲他的「臣僚」（Men），次要的稱爲他的「僕役」（Boys）。他們大多數屬於地方城市的貴族，是九十兩世紀的水寇商人（Pirate merchants）的後裔，現在轉做了地主。綜此一切非王統的貴族都稱做「波耶」（Boyars）。除僧侶外，其他能參與基輔社會任何活動的惟一階級，就是都市人民。他們組成主要城市的民團，因此資格在一切紛爭事件中，尤其在任何特別高位繼承發生爭執時，有發言權。他們組織一種團體

叫做「威基」(Véchi)，在十二世紀的基輔、諾弗哥羅斯、摩倫斯克(Smolensk)及其他諸城中，是一種政治勢力，有時較國王和貴族更為重要。至於僧侶，大半由高等階級和都市階級來充任。他們是學問(Learning)和道德教育(Moral teaching)的代表者，影響很大很好。但其勢力並未遠及郊野區域。基輔俄羅斯的一切修道院，都在城市內或靠近城市的，其首要的就是基輔城的貝啟斯基修道院(Pechersky Monastery)。僧侶的組織——以基輔的總主教(Metropolitan)爲之長——是俄羅斯民族繼續團結不散的重要因子之一。

基輔王國此後的歷史，幾單爲諸王間的紛爭和反抗欽察人的長久邊疆戰爭。這些戰爭的故事，經古俄羅斯編年史家所述，年代非常簡明，敘述他事都精巧可佩。在此處要想略言其梗概，或列舉繼承耶羅斯拉夫的諸王，是無益的。但是單有個名字是不能忽略的，就是一一三一年到一二二五年間的基輔大王孟奴馬克(Vladimir Monomakh)。照古俄羅斯人的思想說，他是有思想的國王；他是一個同族間的和平創造者，又是一個反抗異教徒欽察人的大戰士。他在位時期是一個和平而又重興統一時代，但他死後，紛爭又重開。基輔繼續失去重要，同時又有其他王國產生了。西南